



圖二 上卷第6開 烏賢大王、普賢菩薩與文殊童子



圖一 《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
明宣德三年沈度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此經抄寫於明廷宮中，完成於明宣宗宣德三年（一四二八）三月十五日，全經採經折裝，分裝三冊。書衣外包黃綾地織團花金錦，上貼墨底金書題簽。內葉經文朱勾上下雙欄，每半葉六行，每行一至十八字；每冊卷首、卷末朱書經名卷次；正文為墨書。

《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

和雲南阿吒力教有關的一部明代寫經



劉國威

《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是一部非常獨特的宗教典籍，現存唯一抄本保存於本院，直到民初故宮蒐藏逐漸為外界明瞭以前，此書素不為外界所知，民初時僅佛學家周淑迦對此曾做初步探究。此經典曾於一九八七年由本院授權大葉文化翻印出版，遂逐漸為人所知。但關於此書的研究近年方有進展，取得一些不錯的成果。在這些基礎上，配合近年新公佈的一些文獻材料，在此對此經典進行介紹及分析，此書來由目前仍未完全明朗，本文僅就目前所知史料及文獻作分析。



圖四 上卷第10開 儒釋道三家像

楊士奇稱其書法「婉麗飄逸，雍容矩度，八分尤為高古渾然漢意」（註一），與其弟沈粲並稱朝中「大小學士」。明代黃佐、廖道南所撰《殿閣詞林記》卷二十記載：「成祖喜楷

書，時典籍沈度書法豐潤，上深愛之，每有大製作，必命度謄寫，累遷至學士，惟支俸仍事書辦，賜象笏鏤金，刻度姓名其上，以寵耀之。其弟粲亦起自書辦，累官侍讀，自此沈字

勝。度博涉經史，為文章絕去浮靡。洪武中，舉文學，弗就，坐累雲南，岷王具禮聘之，數進諫，未幾辭去。都督瞿能與偕入京師。成祖初即位，詔能書者入翰林，給祿。度與吳縣滕用亨、長樂陳登同與選。是時解縉、胡廣、梁潛、王皆工書，度最為帝所賞，名出朝士右。日侍便殿，凡金版玉冊，用之朝廷，藏秘府，頒屬國，必命之書。遂由翰林典籍擢檢討，曆修撰，遷侍講學士。」他開創明代所謂「台閣體」書法風貌先河，明代

盛行於世。宣宗自沖齡習古法帖，宸翰妙絕，蓋始學趙孟頫，而加道勁出神入天者矣。孝宗亦愛沈字，宮中始習焉，嘗訪其後得其孫世隆，授中書舍人，故制誥猶用沈體云。」

沈度的書法深得明朝皇帝青睞，永樂譽「度及弟粲為我朝義獻」，宣宗皇帝稱其「豐腴溫潤，真盛事之氣象。」孝宗皇帝也酷愛其筆跡，「日臨百字以自課，又令左右內侍書之」（註二）朝野上下，競相習之，使沈度成為「台閣體」鼻祖。現存其傳世的書法作品，除此《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外，著名的尚有本院所藏的《書不自棄說》、《書歸去來辭》、《書朱子年譜》、永樂十二年（一四一四）所畫的《瑞應麒麟圖》題跋等。此外，北京大鐘寺古鐘博物館所藏永樂大佛鐘其上銘文，傳統上亦認為是出自沈度手筆。

沈度雖是文人，但與佛教關係不淺。永樂大佛鐘上由其所書眾多漢字佛教經咒：如《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金剛經》、《法華經》、《心經》、《阿彌陀



圖一-1 上卷第2開

楷體；文中梵字咒語，另以朱、青、白、金、綠五色書于彩底金邊圓輪內。經文段落空白處，通常泥金彩繪小型吉祥裝飾—如意、珊瑚、犀牙、法螺、法卷、環飾、錢銀、寶卷、玉磬等。卷首經牌一對，牌記青地金書：「皇帝萬歲萬歲萬歲萬歲。大明宣德三年三月十五日製。」（圖一）三卷附圖達一百零六幅，是院藏佛經中，插圖最多的一部。由於此書從未在宮外流傳，應當屬於「藏秘府」性質的典籍。

經文內未有作者姓名，下卷經文末款署「臣沈度敬書」。下卷最後一幅附圖的左下角有款署：「臣商喜敬繪」。沈度（一三五七—一四三四），字民則，號自樂，松江華亭（今上海松江）人，明朝著名書法家。其事蹟見於《明史》、《明一統志》、《殿閣詞林記》等多種典籍。《明史》卷二百八十六中〈列傳第一百七十四〉載：「沈度，字民則。弟粲，字民望。松江華亭人。兄弟皆善書，度以婉麗勝，粲以道逸



圖三 上卷第1開 西藏圖像

勝。度博涉經史，為文章絕去浮靡。洪武中，舉文學，弗就，坐累雲南，岷王具禮聘之，數進諫，未幾辭去。都督瞿能與偕入京師。成祖初即位，詔能書者入翰林，給祿。度與吳縣滕用亨、長樂陳登同與選。是時解縉、胡廣、梁潛、王皆工書，度最為帝所賞，名出朝士右。日侍便殿，凡金版玉冊，用之朝廷，藏秘府，頒屬國，必命之書。遂由翰林典籍擢檢討，曆修撰，遷侍講學士。」他開創明代所謂「台閣體」書法風貌先河，明代



圖六 宋 張勝溫 大理梵像卷 11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上卷第42開 烏賢體現萬法

經》、《佛頂大白傘蓋陀羅尼經》、《護國陀羅尼經》等七部漢文佛典，加上另九種佛教咒語，達二十三萬餘字；《秘殿珠林》卷三記載清宮收有「明沈度書華嚴經八十一冊。」「墨

箋本，泥金書，末冊款識云：奉佛弟子沈度謹發誠心，喜舍資財，書寫此經，上報四恩，下資三有，法界有情，同利益，大明宣德戊申十月十三日。」戊申年即是宣德三年，沈度於

當年三月完成《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於年末十月完成《八十華嚴》的泥金抄寫，可見他對佛教信仰的虔誠。

商喜是一位宣德年間（一四二六—一四三五）的宮廷畫家。明代朱謀塹《畫史會要》卷四記載：「商喜，字惟吉，善山水、人物，畫虎得其勇猛之勢，宣廟中授錦衣指揮。」他現存傳世畫作有：本院收藏的《四仙拱壽圖》、《寫生》、《歲朝圖》、北京故宮所藏的《關羽擒將圖》和《宣宗行樂圖》、日本MOA美術館所收的《老子出關圖》等。不過商喜的這些畫作都與宗教無關。

過去研究者即認為這本經典的內容頗豐富且複雜：既有涵攝佛教之密教內涵，也有參雜類似道教符籙，並結合「三教合一」思想，而特別的是這些義理分別配有插圖予以詮釋。在密教方面，此經詳敘述曼荼羅、咒語等修持內容，並載錄了許多密教神祇的名號、圖像，像是毘盧遮那佛、金剛藏菩薩、持劍文殊菩薩等，乃至文中特別描述的獨特「烏賢大聖」九



圖七 大英博物館藏

頭十八臂三足忿怒相本尊(圖二)，而插圖上又穿插有西藏僧裝上師(圖三)、瑪哈噶拉護法像，又具藏傳色彩。在「三教合一」方面，上卷有一特異段落，敘述由「吽」字出生儒釋道三教，並據此繪成「儒釋道三尊像」。(註三)(圖四)而在中卷所描述咒語修持，其不少文義似與道教法術有關，諸如書符(圖五)、持咒、移山海動地、除災、治病等；文中亦有多處道教人物與術語，諸如「西王母」、「日月精」、「月衣水」、「三足鳥」、「日鳥」、「玉兔」，以及道教慣用「煞」字概念。

周叔迦(一八九九—一九七〇)最早提到這部經典，他在所著《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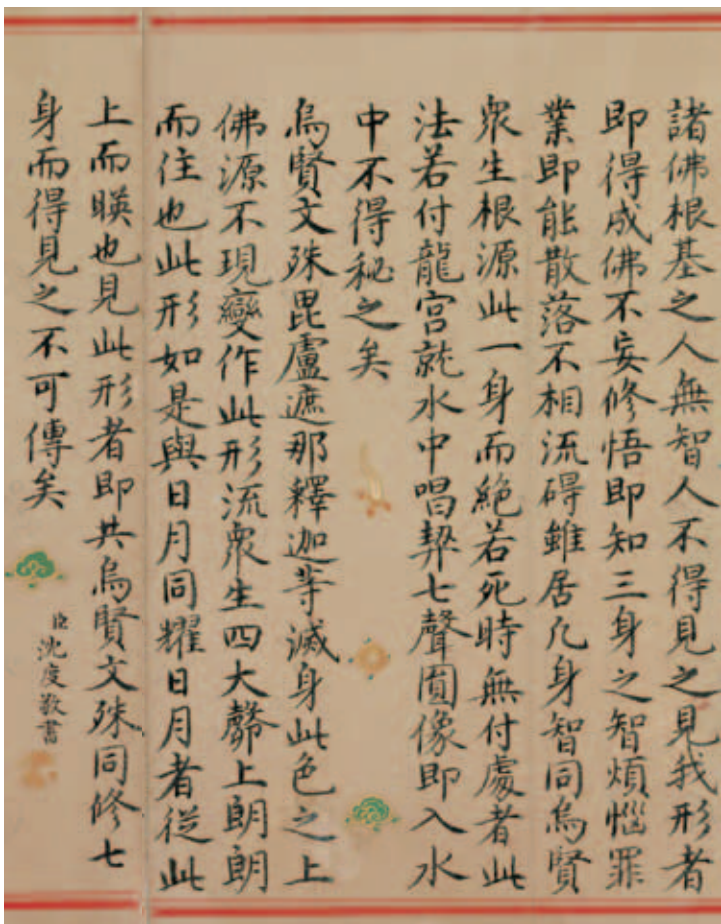


圖八 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
編號：700-7451



圖九 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
編號：700-7528

藏經均未收錄，也是首次公佈的藏外佛教文獻，推測為傳世孤本。」並認為經文中所言「烏賢大王」就是穢跡金剛，但未作進一步分析和論證。關於此點，個人推測可能葛女士認為「烏賢」二字來自穢跡金剛的另一梵文音譯名稱「烏樞瑟摩明王」(Uchusma)，然如此推論並無其他



圖十 下卷第54至55開 烏賢大王

集》卷二(宋元明清譯經記)中將該經典列入「失譯諸經」中，未對該經典做更多的相關研究。(註四)本院二〇〇三年出版《佛經附圖：藏漢藝術小品》光碟中收錄此經典的文、圖，作者葛婉章對全部一百零六幅彩繪進行詳細介紹和初步解讀，認為：「《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是明宣宗時代北京地區藏傳佛

教的儀軌經。據經文與附圖內容，大體推定為藏傳佛教無上瑜伽密圓滿次第的心印傳承，與噶舉派大手印的毗盧遮那佛法門有關。卷前並無撰譯者姓名，從經文使用漢文通俗語法，道教常見術語超過五十種，並以漢地儒釋道三教合一、華嚴宗華藏世界等觀念闡述教義，顯見本經並非是藏文佛典的漢譯，而是漢人的撰述。歷來大



圖十一 中卷第44開 三股金剛杵

文獻證據可資佐證，而且穢跡金剛的造像也與「烏賢大王」的九頭、十八臂、三足的形象頗有差異。(註五)

近年研究

近年來，大陸的年輕學者從漢藏佛教交流的角度對這部經典展開研究，取得不錯的成績，也使我們對此

經典的來源有進一步的認識。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沈衛榮教授的指導下，其博士生閻雪致力於此部經典的文本研究，於二〇一二年完成博士論文，同年在《中國藏學》與《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分別發表部分研究成果，尤其是在《西藏民族學院學報》發表的《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



圖十三 下卷第11開 四臂護法神像

形象，除了與張勝溫《大理國梵像》極類似外（足下無三骷髏，手持物不同），閩雪亦發現與大英博物館所藏一尊（圖七）（註七）與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所藏一尊（圖八）類似。事

實上，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所藏此類三足腳踏三骷髏忿怒相共有三尊（圖九），皆僅標明來自西藏，被認定為大黑天（Mahakala）的特殊造像。但西藏的大黑天護法造像從未有九頭、

經》初探——從烏賢大王圖像及相關文本出發》一文，從圖像上發現「烏賢大王」造像與張勝溫《大理國梵像》中第一一八號圖像的連結線索，從而初步建立此經與雲南大理地區白族阿吒力教間的關聯。（註六）（圖六）

此外，北京首都師範大學的博士生郭麗平，也於二〇一二年在北京故宮的《故宮博物院院刊》第六期上，發表〈明宮廷畫家商喜及其畫風再探〉一文，主要也是根據此《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探討商喜的畫風，作者認為此書中插畫確為商喜親筆，但屬於早期畫作，畫風顯

示其承襲南宋院體山水畫、人物畫和花鳥畫的風格，同時他亦嫻熟於藏傳佛教藝術，反映出當時明廷與西藏佛教教派人物密切往來的時代背景。

「烏賢大王」一詞目前確實僅在此經典中可見，而其九頭、十八臂、三足（腳踏於三骷髏上）的特殊



圖十二 宋 張勝溫 大理梵像 卷 南無秘密五普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十八臂、三足者。目前看來，這些造像應當都與大理白族阿吒力教有關。

（註八）

新證據

撇開圖像線索的間接證據，根據二〇〇八年新公佈的「大理鳳儀北湯天佛經」這批材料，我們現在有更充實的文獻證據可以證明此《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確實與大理的阿吒力信仰有關。（註九）

「大理鳳儀北湯天佛經」指的是 一九五六年由費孝通等學者在雲南省大理市鳳儀鎮北湯天村董氏宗祠發現的三千多卷冊寫本和刻本佛經。這些藏書來自法藏寺，此寺乃洪武二十五年（一三九二）由當地阿吒力教名僧董賢所創建。

董賢為元末明初大理阿吒力教高僧，其先祖為大理國君段思平的國師董迦羅，他曾於永樂十年（一四一二）六月，由欽差太監李謙護送入京為皇帝築壇修法，後由皇帝欽賜法號：「大理府趙州法藏寺住持神僧，欽取賜紅阿撈哩不動辣麻」。

從「不動辣麻」之名可以想見董賢當時不僅承襲其原本阿吒力教傳承，也與藏傳佛教有所互動，這也可以從現存這批抄本中得到部分佐證。

由於篇幅所限，在此僅舉《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中幾個

明顯例子，說明此經與大理阿吒力教間的關係：

1. 烏賢：

我們雖仍不確知《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中「烏賢大王」的獨特造相來源，但「烏賢」一詞應

爾時開胸童子欲絕衆生之原欲滅生死之義
無佛無衆生總寂熱體之上萬尸虫獸等即
發獅子一吼之聲一切衆生即一時集於髑
髏盃內以婆嗟即研碎之成月衣之水即吞
之到於腹內一切衆生各各自證並無餘殘
若悟此經即是
文殊真身即付秘契印而說呪曰

唵 啞 呬 吽 嚕 囉 吽 啞 呬 嚕 囉 莎 訶

圖十四 上卷第36開 文殊說呪

是大理當地對「普賢」的同義詞，可能和當地方言有關。在此批「大理鳳儀北湯天佛經」中，有一部《大黑天神與白姐聖妃儀讚》，其中有段落：「奉請虛凝妙剎中，太青文殊法界智，圓寂烏賢真性王，聖中聖尊獨自，：」明白顯示「烏賢」即是「普賢」之異名。在《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經文結尾部分：「烏賢、文殊、毗盧遮那、釋迦等。」（圖十）也顯示此義。看來「烏賢大王」在經文中有可能是普賢菩薩的忿怒相化身。

2. 穢寂金剛：
此詞出現於《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中卷第十九開。在漢傳佛教經典中，僅有「穢積金剛」、「穢跡金剛」的用法，從未出現過「穢寂金剛」。「大理鳳儀北湯天佛經」中，有一部《諸佛菩薩金剛等啓請次第》，卷末題記為「時保天八年（一一三六）歲御丙辰九月十五日謹記」，此書包含對諸多佛菩薩的啓請念誦，其中有「穢寂婆羅金剛王啓請次第」。



圖十五 上卷第37開 文殊說呪圖

3. 婆嗟：

在《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經文中，有兩處提過此詞，明顯是梵文「金剛」（Vajra）的音譯，兼配有插圖，畫二三股金剛杵。（圖十一）漢傳經典從未有以「婆嗟」一

詞對應Vajra的案例，但在「大理鳳儀北湯天佛經」中，我們發現數處以

「婆嗟」對音Vajra的例子，顯示此詞為當地用法。

4. 五普賢：

《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

經》中卷第十九開提到「五普賢」一詞，此亦為阿吒力信仰中獨特形象，在「大理鳳儀北湯天佛經」中多次出現。另可參考《大理國梵像》中有「南無秘密五普賢」畫像。（圖十二）

5. 《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下卷第十一開所繪四臂護法神像（圖十三），經文中未加敘述，但對照鳳儀北湯天出土的《大黑天神與白姐聖妃儀讚》，此像可能為「日月迦羅」。大黑天為大理阿吒力信仰中極重要神明，具不同形象，直至今日仍極受崇拜。

此經典除了阿吒力信仰的主要元素外，不可否認也有來自藏傳佛教的影響，我認為這是由於當時明代宮廷密切的漢藏交流風氣使然，可以由以下兩點得見：

1. 梵文字體：

雲南大理阿吒力信仰傳統使用城體梵字（Zhang），這是宋代佛教經典所通行的字體，《大理國梵像》中的兩幅梵字經幢亦是使用城體。但《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中所使用梵字卻是西藏流行



圖十七 中卷第82開 四臂瑪哈噶拉護法

以目前史料證據看來，《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較有可能是永樂年間董賢奉詔入京時，將此經典傳入宮中；而沈度為何費心抄寫此經，除奉皇帝詔命抄寫的可能外，

他在明初洪武年間曾流亡雲南，是否那時和大理白族結下因緣，在入宮後向皇帝建請，則不得而知，僅能猜測了。⁹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圖十六 上卷第71開 西藏寶杖護法

的「蘭查體」(Ranjana)。(圖十四、十五)此特點在「大理鳳儀北湯天佛經」中亦可見；雖主要使用城體梵字書寫咒語，但部分字體可見「蘭查體」的混合，推測此趨

勢可能始自元代，由於蒙古人重視藏傳佛教，因此逐漸影響至雲南，這從「大理鳳儀北湯天佛經」中有數部元代期間譯自藏文的儀軌，可資證明。

2. 上師及護法像：

上卷卷首的金剛持與西藏上師像、上卷卷末(圖十六)的寶帳護法(sur mgon)與中卷卷末(圖十七)的四臂瑪哈噶拉(大黑天)護法像皆是來自藏傳之造像形式。過去研究者皆稱此西藏上師像為格魯派上師，我認為倒不盡然：頭戴班智達帽，手結說法印，不見得必為格魯派，在格魯派之前的噶當派即有；再加上宣德三年那時，宗喀巴(一三五七~一四一九)方圓寂九年，格魯派還未成教派氣候；宣宗所召見的宗喀巴弟子釋迦也先(一三五四~一四三五)，到隔年宣德四年方進京，宣德九年才受封為「大慈法王」。我認為此上師像較可能是當時已在北京多年，和宣宗親近，後受封為「大智法王」的班丹札西；他在西藏曾從學於噶舉派、薩迦派、以及宗喀巴，所以在此經中才會畫上他戴班智達帽之僧像，配合噶舉派的本尊金剛持，加上薩迦派的寶帳護法(sur mgon)。

註釋

1. 楊士奇，《東里文集》，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八，頁二一八。
2. (明)朱謀壘，《續書史會要》。
3. 上卷第五十三至五十四開云：「有一獵師。口中有一言叫字三唱。直而射之三箭。箭箭中瘡。流出三道。內一道中流乳。一道中流血。一道中流清膿。三道變為三教。其血為釋教。其乳為儒教。其膿為道教。故名為三教。其圖如是。」
4. 《周叔迦佛學論著全集》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二〇〇六，頁一一五七—一一五九。
5. 嚴格而言，「械跡金剛」和「烏樞瑟摩明王」在經典文獻來源上可能不同，但一般傳統視為同尊，於此暫不論。
6. 編號係根據李霖燦先生著作的編排。李霖燦，《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綜合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八一。
7. 轉引自金申編著，《海外及港臺歷代佛像—珍品紀年圖鑒》，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七，頁五三三。
8. 圖七與圖八皆與〈大理國梵像〉相同，尤其特徵是後有二手分別抓一人屍之手腳。「烏賢大王」無此特徵，後二手似分持日月寶珠，圖九的六頭、六臂、三足踏三骷髏相雖不同，但手持日月寶珠與「烏賢大王」類似，可以注意到其左手所持寶珠中有一「日」字，由此可見此尊顯非西藏所造。
9. 這些材料由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編輯，出版為《大理叢書·大藏經篇》，共五冊，北京：民族出版社，二〇〇八。